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十八回 褚飛熊山徑斬淫僧 洪一鶚酒樓逢故友

話說山西絳州府城內，有一豪傑之士，姓褚名飛熊，號仰周，身長七尺，相貌生的豹頭環眼，大鼻樑，闊口，兩肩有千斤之力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，生性剛直異常，專打不平之事。他在十八歲上，本籍鄉試就中了武舉，後因他父親早已去世，老母猶存，因此只進京會了一趟事，以後便在家侍奉母親。他妻子姚氏翠娥，也是一身的好武藝，更喜他事姑至孝，鄉里咸稱。褚飛熊到了二十二歲，他母就得病而死，夫妻倆殯葬已畢，又守了三年孝。這日褚飛熊就對老婆姚氏說道：「大丈夫立身天地，當做出一番世業，雖不能流芳千古，也要有些聲名，方不負為人之道。今母親已經去世，服又滿了，坐在家中甚是無味。咱想出去遊歷遊歷，若碰著些機遇，即無大富大貴，將我這平生的武藝雖一顯也好的。」姚氏道：「郎所言正合妾意，但往何方去的好呢？」褚飛熊道：「京師是個首善之區，天下豪傑英雄全聚於此，又況是咱舊游之所，咱現在擬往那裡去走一遭。」姚氏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妾當代整行裝，便君榮行。家事一切妾自料現，君無須掛念，如有機遇，請即函知以慰妾望便了。」

褚飛熊立意已定，過了兩日，即打了包裹，藏了些盤費，又將防身的佩劍帶好，辭別姚氏娘子，便由早道進京。夜宿曉行，沿途非止一日。這日剛到天津地界，又見前面有座高山，望前進髮鬚要盤山過去，因自己走得有些乏了，就在山下揀一潔淨之地，坐下來歇歇再走。才坐下來，忽聽得有人喊叫「救命。」再細細聽去，是個婦人聲音，褚飛熊暗暗想道：「這高山峻嶺之處，如何有婦人喊叫，莫非是不良之輩在此乾甚勾當麼？」便起身順著聲音向北尋去，不上四五十步，只見山凹邊樹林之中，有兩個胖和尚，將一個年輕婦人脫得赤條條，背綁在一株大槐樹上，在那裡淫媾。那婦人哭哭啼啼，不住的喊叫。褚飛熊見了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兩眼圓睜，抽出佩劍，大踏步向前喝道：「賊禿驢地在此乾這彌天大罪！不要走，看劍！」說著，就照光頭上劈下。不提防這一個和尚在旁，用鐵尺隔開寶劍，即便向褚飛熊腰內打來，褚飛熊趕著掉轉身軀，與那兩個和尚廝殺起來。終是褚飛熊武藝超群，一會子兩個和尚全行砍倒。褚飛熊見兩個和尚不能掙扎，便去尋了衣服，繞在那婦人背後，先將繩索解下來。叫那婦人穿了衣服，又將那繩索縛了兩個和尚，丟在樹根邊。

次後便問那婦人：「你家住何處，為何被這兩個賊禿在這裡乾這勾當？」那婦人一面哭一面訴道：「小媳婦住在前村朱家場。妾身程氏，丈夫朱德。十日前來了這兩個和尚，拜求丈夫要借門首打坐，妾身本不肯容，倒是丈夫說他是佛家子弟，化緣度日，就與他門外坐坐不妨。坐了兩日，早晚誦經念佛，也覺至誠，妾身也時常送些飯菜與他吃。一連坐了十數日，只是不去。今日五更妾因有孕腹痛，丈夫起早到鎮上配藥。出去之後，一會子就聽得推門響。我只道是丈夫回來，便去開門，忽見這兩個和尚闖進來，一個就將妾綁住，妾欲叫喚，他便拿出鐵尺喝道：『若叫一聲將你打死。』一個收拾財帛，驅妾出門來到這裡，綁在樹上淫污。妾無奈只得喊叫，天幸英雄到救了性命。」說罷納頭便拜。褚飛熊聽說大怒，就揮劍去砍兩個和尚。正欲砍下，復又一想說道：「咱要一劍一個，卻死得便宜了，將你這兩個落地獄的禿賊，咱叫你慢慢受用些疼痛才好。」便叫程氏站遠些。那和尚見勢頭不好，哀求饒命。褚飛熊道：「你不要叫，老爺親自伏侍你。」

說著將繩索又緊了一緊，便將兩個的褲子割了下來，又將他四隻腳指用劍削去，以防他掙脫。然後扳轉身來，仰面朝天，又去尋了些乾草及枯枝兒，又將和尚的禪割碎，取出棉絮，夾草帶枝縛在和尚陽物上，又笑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和尚怕冷，咱且給個棉絮帽子你戴。」又在身邊取了一塊火石，敲出火種，燃著那乾草枯枝棉絮等物，一步步燒到陽物上來。兩個和尚燒得十分疼痛，喊叫連天，欲要掙扎，被繩索縛得緊緊的，又兼腳指被劍削去，動彈不得。原來人的皮肉是有油的，見火愈著，況有那些引火之物，直燒得皮焦肉爛，臭氣逼人。兩禿驢疼不過，連聲哀告，只求早死。褚飛熊拍手大笑道：「聞你這小和尚坐化，特地給你下火。」又燒了一會，看看氣絕，褚飛熊一劍一個都砍死了。這屍身隨後去飽虎狼之腹。可憐兇惡游僧，因色化為野鬼。

褚飛熊便叫程氏拿了包裹，同走過嶺來，約有五六里路，遠遠見一村，程氏指道：「前面就是我家了。」褚飛熊聽說，便叫程氏：「慢走一步，咱先給你送個信去。」

說罷大踏步跑到村口，只見鬧叢叢圍著幾十個人，在那裡大驚小怪的叫嚷，又見一個後生跌腳哭道：「天呀不知怎地被那禿驢騙去了，只都是怪我不好，不應讓那和尚在門首打坐。」有的道：「和尚是色中餓鬼，見你渾家有些姿色，畢竟拐騙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你常不在家，想是你老婆看上了和尚同他走了。」有的說：「朱大嫂子是極其老實的，決無此事，還得作速四下找尋。」議論紛紛，鬧的不定。褚飛熊分開眾人說道：「那位是喚朱德的。」只見那哭的後生走上前來問道：「客官喚在下這甚？」飛熊道：「你的婦人可是程氏麼？」朱德道：「在下的妻子正是程氏。」褚飛熊聽說，便轉過身來用手指道：「那裡的可是你妻子麼？」朱德和眾人回頭一看，見程氏慢慢走來，朱德正是喜從天降，趕著跑向前扶了渾家到門首，問道：「你怎麼被禿賊騙了去的，又如何遇著這位客官的？」程氏便將捉去姦淫，幸逢這位客官救了性命，又將和尚燒死情由說一遍。朱德聽罷，忙向褚飛熊倒身下拜，這才問了褚飛熊的名姓，又款留酒飯住了一宿。次日褚飛熊才向天津進發，這且慢表。

再說洪一鶚這日接到吉慶和的信，知道趙鄭兩人保薦，當蒙皇上恩賞，世襲雲騎尉，並著即日在京候召見，又知趙鄭兩位俱已升官，好不歡喜。白蕪秋更是喜得樂不可言。隔了半月，又接著吉慶和的信，知道他又用了編修，更是歡喜，即將吉慶和的信告訴他生母並王娟娟。他婆媳兩個這一快樂不可言喻。卻好白蕪秋懷孕已經足月，又生了一個兒子，真是喜事重重，難以形狀。

洪一鶚等白蕪秋滿了月，即束裝航海北上。臨別的時候，白蕪秋又諄囑道：「願君此去一路榮華，但到了得意的時候，切不可空存富貴之心，總要為皇家作一番事業，才不愧為一代名臣。若隨波逐流，仍不過為一鄙夫而已。」洪一鶚道：「金石之言自當切記，到京以後是否另有恩遇，自當函知。卿在家中，這吉老太太與吉大嫂亦須善為照應，自己的身子固宜隨時珍重，小孩子也須小心撫養。」白蕪秋道：「君請放心，無庸掛念。」洪一鶚又向吉老太太、王娟娟托了照應的話，然後告辭而去。

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日已到了北京，便尋了趙弼的寓所，將行李物件搬了進去，此時趙弼父子及吉慶和均在本衙門，尚未回來，只鄭垣在寓。洪一鶚就先給鄭垣道了喜，又謝了保薦的話，鄭垣也替他道了喜，又問了問家鄉近來如何。彼此正在閒談，卻好趙弼等人已退回寓。趙弼一見洪一鶚，便道：「恭喜恭喜，賢姪就從此雲程發軔了。」洪一鶚也就道了喜，又與趙鼎銳吉慶和作了揖，然後謝道：「小姪雖承皇上的天恩，卻皆係老伯所賜，第恐少年新進，諸事未諳，有負老伯保薦之德。」

大家談了一會，趙弼便向趙鼎銳道：「明日到衙門，就將洪賢姪報到日期的單子開呈進去，聽候傳旨。」又對洪一鶚道：「賢姪的冠帶，光景不曾制辦。午後可同小兒往琉璃場一帶衣鋪裡買。」說罷先進去歇息。午飯之後，趙鼎銳就約同吉慶和，坐了一輛車子，往各處遊玩了一會，並買了兩套衣服，及靴帽等件。洪一鶚便要回寓，趙鼎銳道：「不必回寓，且再游一會，我們到慶升樓吃麵飯去，給大哥洗塵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這慶升樓的水餚甚好，洪賢弟今日可去試一試。」於是又各處逛了一會，就到慶升樓來，由店小二招呼進去，揀了座剛欲坐下，只見有個大漢在房間外面，向著洪一鶚目不轉睛的盡望，洪一鶚也向那大漢望了一會，彼此皆似相識的模樣，忽聽那大漢問道：「尊駕可是洪翼雲兒麼？」洪一鶚道：「小弟正是。」復急口問道：「老兄不是褚仰周嗎？」褚飛熊見問大喜，即便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六七年不見，老哥竟有不認識了。一向在那裡得意？」洪一鶚道：「飄蓬斷梗，歷盡艱難，一言難盡。」當下褚飛熊又與趙鼎銳吉慶和作了揖，彼此問了姓名居址，然後坐下。洪一鶚便望趙鼎銳二人說道：「這褚兄是與小弟總角之義，為人極其豪傑，且具著一身絕妙武藝，十八歲就領了武闈鄉薦。小弟先父母去世之時，還承他幫助。自到南京以後，便隔了六七年了，剛才若非褚兄招呼小弟，竟不敢冒昧相認。」趙鼎銳吉慶和齊道：「原來是一位英雄，失敬失敬。」說罷洪一鶚復向褚飛熊道：「老哥府上想均安好，老伯母當亦康健，現在進京有何貴幹的？尊寓何處？」

褚飛熊道：「先母已於大前年棄世，寒舍亦無甚善狀。小弟因在家無事，因此進京遊歷遊歷，想碰件把機會，現暫寓在餃耳衚衕，一個姓馮的朋友家內，卻不想在這裡碰見老哥，真是奇遇。但是老哥自尊大人見背之後，往南邊一帶六七年來如何得意呢？」洪一鶚見問，便將如何投親不遇，流落下來，幾成餓殍，如何風雪中巧遇白蕤秋成為夫婦，如何因抱不平毒打流屍，遇著吉慶和趙鼎銳，便結為朋友，又如何承趙弼愛如子姪，一力保薦，蒙皇上恩賞世襲雲騎尉，現在來京聽候召見的話前後說了一遍。

褚飛熊聽罷大喜，先向趙鼎銳謝道：「敝同鄉極承老大人提拔，這樣的恩德咱亦感激不盡。」趙鼎銳亦遜道：「實為朝廷儲材，家父亦不過作一薦引耳，將來洪兄定然是要大發的。」褚飛熊聽罷又向洪一鶚道：「原來老哥還有這一番奇遇，若非尊嫂先有卓識，趙老大人後能憐才，那得有今日之樂，實是可欽可羨。」此時店小二已將酒餚擺上，褚飛熊也就在一起坐下，開懷暢飲。趙鼎銳吉慶和見他豪爽，亦頗欽佩。一會子店小二又將餚餚端上，大家吃畢，褚飛熊假稱小解，走到外面櫃上會了鈔，後又進來談了一會。趙鼎銳便喝叫店家開賬，店小二進來望著褚飛熊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已經會過了。」趙鼎銳也不過謙，只說道：「從那裡說起，反叫褚兄破費，半天再聚罷。」於是大家走出店門，褚飛熊又問明洪一鶚的寓處，知與趙鼎銳同寓，又說一聲明日過去奉拜。趙鼎銳等三人亦道謝了叨擾，然後一揖而散。

趙鼎銳三人上了車，回到寓所，卻好趙弼鄭垣尚未安寢，趙鼎銳又將洪一鶚巧遇褚飛熊、並褚飛熊如何豪爽的話談了一遍，大家這才安寢。欲知洪一鶚何時召見，聖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